八十：將在畫展展出

「背景、角度都好，子薇的姿勢、表情也好！」楊老伯點着頭說。「二十多年了，我看着子薇從小到大，也不能捕捉到她這麽好的神態呢！麥奇，你眞有兩下子！以前，我還不知道你的畫寫得這麽好。」

「老實說，楊老伯，這是我的水準之作了。」麥奇說，「暫時，我寫不出比這更好的水彩人像了。」

「子薇會很感激你的。」楊老伯拍拍麥奇的臂膀說。

週末下午，子薇準時回來了。見到這四、五幅水彩畫，每一幅都精采得很，而且自己在這些畫幅之中，這時，她的驚喜心情是難以言喻的。

「麥奇，你的畫筆的確太神奇了，而且畫得很快。」子薇興奮地省躍着。「能把這些畫都送給我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不過，你不允許我留下一幅作爲紀念嗎？」麥奇反問。「還有，這些畫，我準備在畫展中展出的。」

「哦——」子薇又是一陣驚喜，這時，她倒沒有主意了。

「這個星期，我是日以繼夜地趕這些畫的。」麥奇又說。

「麥奇，我不知道該怎樣回報你這個厚禮！」子薇由衷地說。

「別傻，我這組畫還沒全部完成呢，這麽快就講回報什麽了？」麥奇不禁笑了。

「是的，你還打算畫幾幅？」

「起碼還有一兩幅，其中一幅是你彈鋼琴的，這要等回香港才去幼稚園畫了。」麥奇說。

「不如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吧，那裡的海邊全是懸崖峭壁，相信是一個不錯的背景。」

「好呀！咱們馬上走。」說罷，麥奇立即去拿畫具，同時叫子薇上換旅行的裝束，並要她帶了一個背囊。

「帶這個幹什麽？重死了。」子薇皺起眉頭。

「這是道具呀！」麥奇說。

島情　夏洛桑

二六二：香妃託世

方剛曰：「海倫，你搽什麽香水？」

師姐容託曰：「香水？我一向不搽香水者也。」

方剛不信，問曰：「然乎？何以你身上有香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眞係有搽香水，但凡我之朋友，都知道我有天生香味。」

方剛大爲驚奇，曰：「眞係？怪之得我未聞過這種香味。」

方剛故意拉近師姐容嗅黑漆亮的髮間，狂吸幾下，但覺其香沁人心脾，十分受用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你眞係好香，照咁睇，以前乾隆皇帝個位香妃，一定好似你咁。」

師姐容嗔曰：「我點知嘅，係阿媽生出者也。」

方剛更有如獲至寶之感，十分興奮，曰：「你一定係香妃託世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去喇你，我點會係香妃！」

方剛曰：「你不信有轉世這回事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有乜証據當然係有，香妃國色天香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方生，你千祈不可在阿燕面前講這種說話。」

方剛返到理位，招呼師姐容坐低，就將佢體有異香之事，話畀阿燕知。

阿燕半信半疑，曰：「海倫，怪之得喇，我坐過來之時，已經聞到一陣香味，我想問你搽乜香水，又係聞得人咁舒服呢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眞係冇搽香水。」

阿燕嘆曰：「我眞係太過寵愛你矣！」

方剛又請師姐容出去跳舞，一邊跳一邊約後會之期。

師姐容沉吟不語，方剛曰：「海倫，你是否有什麽隱衷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冇呀，冇乜隱衷咩。」

方剛曰：「明日我成休息，有空去玩下如何？」

上帝眞係太過寵愛你矣！」

方剛返到理位，招呼師姐容坐低，就將佢體有異香之事，話畀阿燕知。

阿燕半信半疑，曰：「海倫，怪之得喇，我坐過來之時，已經聞到一陣香味，我想問你搽乜香水，又係聞得人咁舒服呢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眞係冇搽香水。」

阿燕嘆曰：「我眞係太過寵愛你矣！」

方剛又請師姐容出去跳舞，一邊跳一邊約後會之期。

師姐容沉吟不語，方剛曰：「海倫，你是否有什麽隱衷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冇呀，冇乜隱衷咩。」

方剛曰：「明日我成休息，有空去玩下如何？」

現代湖江史實錄八之　門羅修　田長歌

二六五：一種奇特感覺

「三嬸，媽咪自謙而已，一切都是她教我的。」媳婦吳錦常捧糖水出來的時候這麽說。

「吃糖水罷，吃完再打牌。」

大人圍桌吃糖水時，方雪心道：「老公，吃完糖水，輪到我打牌了。」

「我又怎樣？」吳偉明說。

「有我陪你出去咸呀。」方仲平對他使個鬼臉，然後望望吳錦華。

吳錦華握着拳頭道：「你敢，我肯，媽咪也不放過你呀。」

方仲平聳聳肩，這是事實。

不久之前的一個晚上，方仲平和吳錦華在房內吵將起來，方老太貼牆而聽，知道端倪。

方雪心撇嘴頓足道：「三嬸，你看到了，自己女兒也不帮。」

「快去，糖水是阿華煲的，你去端出來，最是公平，快去。」

方老太向女兒下命令時，不提防右邊的媳婦，已竄入廚中去。

方雪心入到了廚房，姑嫂撞着了大笑，雖然媳婦已成爲人婦了，但嬉玩如小孩子，要去做工作，又猜拳定誰人去做，但眞正做起來時，又兩人一起了。

胡老太道：「大姊，看到你一家人的歡樂，眞是羨慕死了，你怎麽教她們這般好的。」

「女兒是我教的，媳婦不是我教，我不敢掠人之美。」

「沒錯，我這個媳婦，是我教她的。」

「我去，」她想了一下，「我想去洗澡，唉，洗了澡舒服些，然後我們才再談吧。」

羅拔聳聳肩，只好讓她進浴室。

默默坐在床沿，羅拔心中有一種奇特的感覺，奇特到不能說出來，彷彿對方很陌生了，變得連自己對她也快不認識了。

城之光　婆媳（二）　匡成

六二五：一種奇特感覺

十分鐘後，羅拔洗完澡走出來，若有所思地問朱迪：「張先生給你看相，說你旺夫，有什麽根據呢？我眞想清楚知道的。」

朱迪爲之語塞，因爲他剛才所說的，根本沒有這一回事，而只是信口雌黃而已。

「怎麽不作聲了？」羅拔催促他，「我眞想知道的，因爲這對我的將來很重要，起碼教我將來怎樣做嘛。」

「沒，沒什麽，」她支支吾吾地答，「他隨便說說而已，我也是不相信的，你不必太認眞。相士的話，往往不大可靠的，太緊張反而不好，他們說的話，往往是討人歡喜的，要賺錢嘛，要博更不該以他的說話作今後行動的準則。」

「但他不同一般相士，」他却反駁，「他是義務的，並沒有賺你的錢，他是以朋友的身份來和看相，應該是眞心話的。」

這回，朱迪眞的無法自圓其說了。

「我，」她想了一下，「我想去洗澡，唉，洗了澡舒服些，然後我們才再談吧。」

羅拔聳聳肩，只好讓她進浴室。

默默坐在床沿，羅拔心中有一種奇特的感覺，奇特到不能說出來，彷彿對方很陌生了，變得連自己對她也快不認識了。

陰陽之間　華

心之人

天涯俠客　無刀

二六二：翡翠島前歡雷聲動

李保和這個「俊男」，同新娘當時已紅遍巴黎、紐約的女沙龍革命畫家清水，在意大利度蜜月，當他倆由巴黎上船之前，女伯爵告知清水：「一定要從熱諾阿乘每三小時開一班的探望『皇帝故鄉』的小輪，去科西加看看。那是我血裔祖先的發祥地。」

現在這對蜜月愛侶，正在羅馬，看古都所有的石、銅男女古代塑像——「看！所有男性名塑，都不敢塑造男人之美在前，只是千篇一律詮大男子的肌肉美——一個壯字落在四肢之上——肌肉的表現美。請問，男性如果那主要的情根子沒有表現，又如何能承認——『他』是人類之存於地球上的源頭？」

「爱爱！」這是美男子新婚後對清水的暱稱——兩個爱聯在一：「你是自古以來第一個由哲理——方才你說的哲理的畫家——這才是革命的新觀點。你突變了拉菲爾、朱凱郎吉羅以來的忘記男根的畫家，但他們畫的裸女，却都表現了雙乳與小腹下的美。」他提醒她：「我們明天去熱諾阿，再乘船看科西加——大皇帝的誕生地？」

「萬歲！皇帝萬歲！」李保和用法語帶頭，全體二三十位遊客啊應——「皇帝萬歲！」

明目張胆玩小白臉的約色芬皇后，都無不對他性能力，承認第一，如同不可否認的大皇帝的征服天才。

他倆返抵大酒店，清水待候保姆，去熱諾阿沐浴。她在熱湯中，托住他讚嘆道：「你是個俊男，衣冠楚楚時女人都垂涎看你，而男人也看你——也垂涎，因爲你眞美。可是你呀！你的英雄在此——靠得住！東方，當然中國傳入日本的古書上說：靜時，草裡藏珠；動時，昂頭若駿馬——若天馬！」她托住他再一次稱嘆：

「靠得住！如查萊夫人之對她情人馬侯說的——靠得住！瑞乃厄波兒！」

保和一下抱起了她啜她那白玉大紅星，兩個乾了身，來了兩小時的休息。清水用盡她的媚功，親吻他的靠得住。

他們次朝去到熱諾阿（熱那亞），熱諾阿在一七六八年將意大利半島西邊的長形科西加島賣給了法國，次年一七六九，耶曆八月十五日，誕生了拿破崙·波拿巴。熱諾阿的豪華汽船，載着巴黎、柏林來的賓客們，駛渡了半島西海峽，大家都站在甲板上，看那隻翠綠的綠島。

「萬歲！皇帝萬歲！」李保和用法語帶頭，全體二三十位遊客啊應——「皇帝萬歲！」

天堂夢斷

文－司明　畫－家孫

過看也我相全的你

外面傳來叩門與楊太的聲音：

「李小姐電話。」

李薇去聽，是鄭康的聲音：

「沒事，剛才我知道老主顧中的紅紅與你在一起。」

「她知道我們的關係嗎？」李薇有些驚異的問。

「不會知道吧？我也不會告訴她，這又不是什麽光榮。」

「我倒不在乎，這又不是恥辱。沒有別的事了？」

「沒有，拜拜！」

李薇道別收綫，斟了敬客的「可樂」返房，兩人同坐床沿談了半小時，她取了衣服告訴小馮要到浴室中換，他道：

「你的全相我也看過。」

「這是我的寓所呢。」李薇說。

「我對着鏡子，你換好告訴我。」

「我相信你。」

再半小時，他們離開斗室，向在打電話的史丹拉揮手道別，他們下樓上汽車，時間早，遊了一陣車河到一家酒店的餐室中進餐，那邊是有音樂的。後來有菲律賓女歌星唱抒情歌曲，小馮也與史丹拉跳舞。十點五十分，她對他說：

「希望返工。」

「可以，我送你到夜總會門口，」小馮說：「不再進去，我當然要補鐘，祇是少些而已！」

「我簡單請你也可以。」

「不要，我付二千元。」

李薇也不推辭，當他們分別後，她懷念他，感到他對她有感情呢！

明天中午，李薇要找史丹拉吃飯去，却不見她，忽遇林默，她問怎麽不見他了，他道：

「我不會告訴你，我們搬家了，是自己買的樓。你去何處？」

「我去吃午飯。」

「我們同去如何，你在大厦門口候我五六分鐘。」

李薇點點頭，不到五分鐘，林默出現，他們到了她所指定的馬來餐室，他們叫了沙爹等還喝啤酒，他對她說：

「我想到我們是沒有前途的，也不來找你了。近況如何？」

「站在做小姐的立場，可說很好。」李薇說。（二六二）

言風語蜂　倫繆

有樣學樣？

新界的士收費希望與市區看齊。

物價早已如此。

有冇牙力？

區局與區會議員請願。且看與市民有何不同。

對等要求

當局擬明年再加差餉。也希望治安好一點。

十七：初入歡場識情儀

文仔背着書包，同家途中，還想着這件事，他覺得大眼鷄眞是一個好人，夠義氣。可是，一回到家，看到妹妹阿玲正在煲飯炒餸，他感到不耐煩，拋下了書包，又準備離家外出去玩。

阿玲叫住他，說：「大哥，就快吃飯啦，你又去什麽地方呀，快帮手開飯啦！」

文仔說：「我在茶樓吃過了，你們自己開飯吧！」說完，也不理阿玲的反應，他又離家外出去玩了。

這一晚，文仔被大眼鷄帶到一間名爲夜總會的色情架步去。大眼鷄雖然自稱識途老馬，其實不過來過兩三次，在這種色情架步他仍然是個新客。但他在這裏確實有個相熟的女郎，每次來到，他都要找她。

那個架步女郎叫雪兒，年紀跟大眼鷄差不多，都是十七歲。但雪兒在十五歲時候，就已經流落歡場，對付男人有有一套經驗，大眼鷄很快就被她迷住了，所以，他手上一有錢，就來這個地方捧雪兒的場。

這次大眼鷄來到這間名叫「三三八八」的中式夜總會，又指定要找雪兒，還叫場務員替文仔找個咭女。文仔還是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，自然什麽都不懂，場務員帶來一個咭女給他，原來已經二十多歲，藝名倩儀。

倩儀是個有豐富閱歷的歡場女性，他被帶入卡位，見到文仔，經過幾句交談，馬上知道是一個初入歡場少年，大概是第一次接觸異性。

「胡說，彼此情況不同，豈可相提並論！那時我年紀小，根本不懂男女之情！」

耶律玉低聲道：「如今情竇已開，咱們可以重新再來！」余顧南又好氣又好笑，不想多言，只是搖頭。耶律玉又道：「你一定是看上雅可！」雅可立即緊張地轉頭望去。

余顧南連忙搖頭，道：「我說過不會娶異族女子。」

耶律玉再問：「你看不起異族，還是因爲咱們不好？」

「理由我已申明，不想多說！」

耶律玉眼珠子一轉，忽然向雅可招招手，道：「雅可，我有事與你商量，你過來一下，此事對你有益無害！」雅可看了余顧南一眼，遲疑地上前。耶律玉在她耳畔說了許多話，半晌才聽雅可道：「我……我不反對……不過由你對他說去。」余顧南不知她倆商量什麽，心中甚是詫異。（四八〇）

十六：番女多情

天涯俠客無刀　秋風·圖　端木翊芙·文

雅可雙眼微濕，幽幽地道：「我從不惹你煩惱，你怎老是把眼記在我頭上！」

余顧南見四周無人便索性厚着臉皮道：「咱們可以做朋友，要想有其他的，絕無可能！你況我年紀還小，正想到處闖盪，幹一番事業，無暇顧及兒女私情……就算我將來要娶妻，也只能娶漢人！」他怕雙姝忍受不了，忙又道：「這是先母之遺命，余某不能不遵從！」

雙姝神色黯淡，良久都不作聲，余顧南有點過意不去，找話題問道：「小郡主可曾再見到許老師？」

耶律玉「啊」了一聲，反問：「你是說那次跟你一齊逃離王府的那位信水君？他不是與你在一起麽？」

「他家在南海，離此不下千里，咱們進國境不久之後便分手了，未知他近來如何。」

耶律玉撇撇小嘴道：「連你都不知道，何況是我！他這人雖失過一次信，亦不如家父，但總算有始有終，你若有他一半便好了！」

開心

十五：一種奇特感覺

朱迪：「張先生給你看相，說你旺夫，有什麽根據呢？我眞想清楚知道的。」

朱迪爲之語塞，因爲他剛才所說的，根本沒有這一回事，而只是信口雌黃而已。

「怎麽不作聲了？」羅拔催促他，「我眞想知道的，因爲這對我的將來很重要，起碼教我將來怎樣做嘛。」

「沒，沒什麽，」她支支吾吾地答，「他隨便說說而已，我也是不相信的，你不必太認眞。相士的話，往往不大可靠的，太緊張反而不好，他們說的話，往往是討人歡喜的，要賺錢嘛，要博更不該以他的說話作今後行動的準則。」

「但他不同一般相士，」他却反駁，「他是義務的，並沒有賺你的錢，他是以朋友的身份來和看相，應該是眞心話的。」

這回，朱迪眞的無法自圓其說了。

「我，」她想了一下，「我想去洗澡，唉，洗了澡舒服些，然後我們才再談吧。」

羅拔聳聳肩，只好讓她進浴室。

默默坐在床沿，羅拔心中有一種奇特的感覺，奇特到不能說出來，彷彿對方很陌生了，變得連自己對她也快不認識了。

一〇六：計時炸彈

夜十二點，俊千駕車送她回大坑道的家。

車行在山坡南風道上，她又發覺後面有跟踪的車子，她咬牙說：

「豈有此理，簡直是陰魂不散，老是跟踪！」

俊千說：「除非西餅麵包公司落在他們手裡，以後就沒有人跟踪！」

「赤柱東灣那一次，我們總算逃過！」她說。

兩個星期後，麻煩來啦！身體不舒服，月事沒來，走去找好朋友李醫生檢查。懷孕！有喜！喜變煩，她請醫生保密。苦惱萬分，深深覺得自己的肚子，懷着一個將會爆破事業的計時炸彈！憂心惡惡。秀文又成爲她的顧問。

秀文說：「我是不贊成打胎的，但你委身于老藍，千辛萬苦創出好事業，孩子一出世，藍雲便轉手了！」

「你同意我打胎？」

「沒有辦法的辦法！」

「秀文，在這方面，我不及你，才二十幾歲，便有兩個親生兒，你呀！甚至連女明星跟丈夫眞龍天子，我保着你打平天下。」

「赤柱東灣那一次，我跟你環境不同！」秀文說，「以後的日子，她戰戰兢兢收聽每個電話。就怕聽到律師的聲音。但沒有，她透一口氣。

再過兩個星期，沒那麽緊張了。但也步步爲營。怕薄扶林那家人要陰謀，拿着証據運些下手……畢竟，她是空緊張一場，自己嚇自己。

那天，聖誕前夜，她在公司的食堂搞個餐舞會，讓寫字樓職員（不分高低）和工場裡的工人都參加，表示她對各位工作者的慰勞，會上她宣佈：

「公司今年有史以來賺得最多，我宣佈——明年一月一日開始，所有職工加薪百分之二十。」

話語引起熱烈掌聲和歡呼聲。

港海辛　外桃源

十六：計時炸彈

「三嬸，媽咪自謙而已，一切都是她教我的。」媳婦吳錦常捧糖水出來的時候這麽說。

「吃糖水罷，吃完再打牌。」

大人圍桌吃糖水時，方雪心道：

「老公，吃完糖水，輪到我打牌了。」

「我又怎樣？」吳偉明說。

「有我陪你出去咸呀。」方仲平對他使個鬼臉，然後望望吳錦華。

吳錦華握着拳頭道：「你敢，我肯，媽咪也不放過你呀。」

方仲平聳聳肩，這是事實。

不久之前的一個晚上，方仲平和吳錦華在房內吵將起來，方老太貼牆而聽，知道端倪。

十七：初入歡場識情儀

文仔背着書包，同家途中，還想着這件事，他覺得大眼鷄眞是一個好人，夠義氣。可是，一回到家，看到妹妹阿玲正在煲飯炒餸，他感到不耐煩，拋下了書包，又準備離家外出去玩。

阿玲叫住他，說：「大哥，就快吃飯啦，你又去什麽地方呀，快帮手開飯啦！」

文仔說：「我在茶樓吃過了，你們自己開飯吧！」說完，也不理阿玲的反應，他又離家外出去玩了。

這一晚，文仔被大眼鷄帶到一間名爲夜總會的色情架步去。大眼鷄雖然自稱識途老馬，其實不過來過兩三次，在這種色情架步他仍然是個新客。但他在這裏確實有個相熟的女郎，每次來到，他都要找她。

那個架步女郎叫雪兒，年紀跟大眼鷄差不多，都是十七歲。但雪兒在十五歲時候，就已經流落歡場，對付男人有有一套經驗，大眼鷄很快就被她迷住了，所以，他手上一有錢，就來這個地方捧雪兒的場。

這次大眼鷄來到這間名叫「三三八八」的中式夜總會，又指定要找雪兒，還叫場務員替文仔找個咭女。文仔還是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，自然什麽都不懂，場務員帶來一個咭女給他，原來已經二十多歲，藝名倩儀。

倩儀是個有豐富閱歷的歡場女性，他被帶入卡位，見到文仔，經過幾句交談，馬上知道是一個初入歡場少年，大概是第一次接觸異性。

童犯　王方

十五：一種奇特感覺

朱迪：「張先生給你看相，說你旺夫，有什麽根據呢？我眞想清楚知道的。」

朱迪爲之語塞，因爲他剛才所說的，根本沒有這一回事，而只是信口雌黃而已。

「怎麽不作聲了？」羅拔催促他，「我眞想知道的，因爲這對我的將來很重要，起碼教我將來怎樣做嘛。」

「沒，沒什麽，」她支支吾吾地答，「他隨便說說而已，我也是不相信的，你不必太認眞。相士的話，往往不大可靠的，太緊張反而不好，他們說的話，往往是討人歡喜的，要賺錢嘛，要博更不該以他的說話作今後行動的準則。」

「但他不同一般相士，」他却反駁，「他是義務的，並沒有賺你的錢，他是以朋友的身份來和看相，應該是眞心話的。」

這回，朱迪眞的無法自圓其說了。

「我，」她想了一下，「我想去洗澡，唉，洗了澡舒服些，然後我們才再談吧。」

羅拔聳聳肩，只好讓她進浴室。

默默坐在床沿，羅拔心中有一種奇特的感覺，奇特到不能說出來，彷彿對方很陌生了，變得連自己對她也快不認識了。

眼睛敏感　首要弄清原因　避開敏感物質

醫理淺釋

未入正軌，到你發育完成之後，此種情況相信應是可以改善得到的。

你處於青春發育期，應多作些運動，多吃些東西，這有利於身體之發展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九六三八）

××　××　××

黃女士：

來信提到之日月魚，請恕我孤陋寡聞，我對其是全無知的。至於你提到這種魚是眼科聖藥，我就更不知道了，很對不起。

關於你提到眼部敏感一事，那則是可以與你討論一下的。首先是關於敏感這種情況，那是相當複雜的。一般之處理，那應是先要清楚引起過敏之原因，即你的眼睛是對什麽物質敏感的，若能弄清楚原因，並加以避免，這樣就可大大地減少過敏之發生了。但是，這却是一件說來容易，但却是難於辦得到的事情。例如有些人是對於大風過敏的，大風一吹，立即就眼水直流，且會有眼腫的，除非你足不出戶，否則這是無可避免的吧！

另外就是用藥物作治療，這是對症的。可以服用一些抗過敏藥物，滴一些眼藥水，都能有一些作用的。最近是有一種Opticrom的眼藥水，對於預防過敏之發生，那是很有作用的。你可在發作前就開始應用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九六四〇）

眼睛注意足够睡眠　肚子腫或作腎臟檢查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不知爲何在眼的下位經常有黑黑的顏色出現在眼肚，而且還有些少腫起。另外，不知爲何月經已來了兩年多還未準確。望先生爲我解答。

朱仔鮑小姐：

（一）眼肚處色素較沉，這種情況，是爲色素沉着。爲何會如此，這是不明原因的，有人說與睡眠不足有關，但亦有人說是無關係的。不過，睡眠不足會加深其色素沉着，這則是肯定的。因此，你首先要有足夠的睡眠，可以較長時期的服用維他命C和維他命B6，這會有一些作用的。但却是要較長時間，才能見到效果的。

眼肚畧腫，如無其他原因，那是不碍事的，你在睡覺時用墊高一些枕頭，睡前又不喝水，看看情況是否有改善。

病理上之眼腫，多是與腎臟有關的，可以作驗尿檢查，如尿內有蛋白或紅血球之類，那問題就較麻煩一些了。此時應馬上找醫生作進一步之檢查，也要在醫生之指導下應用藥物，這樣才可以的。

（二）來經二年了，但仍是常不準期之情況出現，這也沒有大問題的。主要原因是未發育完善，體內荷爾蒙分泌未入正軌，到你發育完成之後，此種情況相信應是可以改善得到的。

你處於青春發育期，應多作些運動，多吃些東西，這有利於身體之發展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九六三八）

××　××　××

黃女士：

來信提到之日月魚，請恕我孤陋寡聞，我對其是全無知的。至於你提到這種魚是眼科聖藥，我就更不知道了，很對不起。

關於你提到眼部敏感一事，那則是可以與你討論一下的。首先是關於敏感這種情況，那是相當複雜的。一般之處理，那應是先要清楚引起過敏之原因，即你的眼睛是對什麽物質敏感的，若能弄清楚原因，並加以避免，這樣就可大大地減少過敏之發生了。但是，這却是一件說來容易，但却是難於辦得到的事情。例如有些人是對於大風過敏的，大風一吹，立即就眼水直流，且會有眼腫的，除非你足不出戶，否則這是無可避免的吧！

另外就是用藥物作治療，這是對症的。可以服用一些抗過敏藥物，滴一些眼藥水，都能有一些作用的。最近是有一種Opticrom的眼藥水，對於預防過敏之發生，那是很有作用的。你可在發作前就開始應用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九六四〇）

物大然龐代時古上

恐龍

絕滅告終化變件條然自應適於難

飛禽走獸

通天曉先生：

今年戊辰年是龍年，請問我國人所說的龍，是否就是世上早已滅絕了的恐龍？恐龍是怎樣的？

吳龍

吳龍先生：

我國古代的甲骨文字，早就有了「龍」這個字。民間所繪的龍形，通常是身體像蛇，但有頭有牙而身有四爪，則不像蛇。至於古書上所記載的龍形，明顯地是古代地球上曾盛極一時的恐龍。

例如，古書「廣雅」云：「有鱗曰蛟龍，有翼曰應龍，有角曰虯龍，無角曰螭龍。」又「埤雅廣要」云：「龍亦卵生思抱。」從我國古書上這類的描述，可知是和現代考古家發掘出的恐龍化石極相吻合。又我國中醫幾千年來使用的一味名爲「龍骨」的中藥，實際上就是恐龍的骨化石。由此可見，我國古代傳說的龍，其實就是曾經雄霸全球動物界的恐龍。

我國民族歷史悠久，很可能上古時代有人見過即將絕種的某些恐龍，所以便有種種關於龍的傳說和記載。

恐龍是曾生活於古代的龍的總稱。今人之所以能肯定古代有過種種的龍，全憑自然界所製成埋在地下而保存下來的龍標本——恐龍化石。十八世紀以來，世界各地都相繼發現多種恐龍化石。三大類：水龍、陸龍和飛龍。不久前，我國科學工作者在珠穆朗瑪峰一九一四年，有人在我國黑龍江省發現了滿洲恐龍化石。其後，分別在山東、寧夏、內蒙、甘肅、四川、雲南、貴州等都發現了不同的恐龍化石。其實，幾千年前我國人已發現了恐龍化石，中醫最古的本草書「神農本草」已載了龍骨這味藥就是明証。

現代古生物學家依恐龍的生活條件將之分爲